



松江集 七

別集
神道碑銘
墓表
傳
卞誣疏
記述雜錄

共七

~ 16
2349
7



門 和 10
號 2349
卷 7-7

松江別集卷之六目錄

附錄

神道碑銘

墓表

傳



松江別集卷之六目錄附錄

松江別集卷之六目錄

松江別集卷之六

附錄

神道碑銘

有明朝鮮國輸忠翼謨光國推忠奮義協策平難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經筵事監春秋館事寅城府院君鄭公神道碑銘

宋文正公時烈

文元公金先生生長生渾厚崇溪毀譽無誰而獨於陰陽淑慝之際辨之甚嚴每以松江鄭相公為君子以攻公者為小人嘗記其事實詳且質矣其後先生胤



子文敬公先生集撰公行狀悉承先意噫欲知公者
觀於二先生文字斯可矣今公之孫養將樹石神道
而以余嘗遊二先生門者託以銘文雖不敢當而亦
有所不敢辭者謹按公諱澈字季涵迎日人遠祖均
之麗朝平章事 本朝有洪謐恭簡子淵兵曹判書
是公高祖曾祖自淑郡守祖瀉叅奉考惟沉判官世
以清白相傳判官公尤有孝友行妣竹山安氏大司
諫彭壽女大諫公每稱吾女孝可敵十男 嘉靖丙
申閏十二月六日公生于漢陽里第十歲判官公罹
乙巳禍流落南方公從行束脩金河西麟厚門又從

奇高峰大升遊稍長與栗谷牛溪兩先生相友善辛
酉司馬試居上游明年擢壯元第時斬伐之餘士類
擯斥公故進道見枳自典籍周流冗散首尾五年矣
丙寅奸凶退黜公始擢拜獻納持平退溪先生稱有
古諫臣風入玉堂為修撰戊辰 宣祖太玉嗣位自
權奸用事仕路久滄公首為天曹郎恢張清議登進
士類舊宰金鎧洪曇等深加忌嫉退溪亦被譏訕鎧
於 經席進斥士類至曰今日士習幾乎已卯已卯
蓋指靜菴諸賢公後與鎧同對斥鎧邪說 上厲聲
曰鄭澈誤矣公曰雷霆雖震臣言不可不盡極言鎧

等紹述表貞之狀鎧竟削黜庚午癸酉公連遭考妣
喪喪除歷敷如舊再為直提學時朝著有東西色目
而公最被東人忌惡故謝歸鄉里丁丑 仁聖大妃
薨公赴哭 闕下栗谷亦八臨旋歸公勉留栗谷調
劑彼此栗谷謂公曰君若留朝持議和平則黨論熄
矣我以變和之責付君而去矣五月陞同副承旨時
李潑為後輩宗主栗谷勸公與潑交歡頗與調劑及
尹月汀根壽兄弟叔姪以暗昧見斥金黃岡繼輝亦
因此被劾公愈不能平遂與潑爭論而彼此無復保
合之望矣後公拜大司諫栗谷復勸公出以釋時疑

公乃供職未幾時輩復劾公又疏論沈義謙為小人
公等為邪黨栗谷上疏言鄭澈忠清剛介一心憂國
其氣節實是一鷲之比乃加以黨邪之名使不得接
跡於朝於是時輩並劾栗谷公自是自廢不出庚辰
為江原監司上疏請修 魯山君墓復拜兵曹叅議
大司成論者謂公應 製書有輕蔑大臣意公遂棄
官歸時栗谷為憲長潑喉掌令鄭仁弘使論沈義謙
栗谷欲不從則恐其愈激遂勉從焉公知仁弘意不
枉義謙而栗谷見欺謂栗谷曰豈料吾輩死於公手
乎栗谷笑謝翌日再啓仁弘果添八義謙援附士類

等語 上問士類爲誰仁弘對以鄭澈等相爲締結以助聲勢栗谷見仁弘曰季涵曾以時論過激故果有不平之言而非護義謙也且以季涵之介得締結之名不亦冤乎且吾嘗稱澈賢而今又斥爲義謙之黨則我乃反覆人吾當辭避矣仁弘不得已自劾曰鄭某雖與義謙情分甚厚不至如他人臣乃以爲義謙之黨論事失實矣栗谷將啓遞仁弘則洪汝諄不肯從 上曰時輩深怨鄭澈恐李珥引八要路必欲擊去也時輩因攻公及栗谷愈力後 上曰鄭澈曾爲承旨時觀其所爲介潔之人而盡心國事者也又

謂朴相淳曰予嘗謂鄭澈必與人寡合今果然矣特除公全羅監司壬午復以 特旨除禮曹叅判俄拜咸鏡監司公臨行上疏言事 批曰奇哉卿說今將遠離故有此忠懇之言癸未還拜前職未幾超陞本曹判書憲府論執 上不允會時輩因邊事劾栗谷以誤國小人栗谷遂遜荒牛溪疏辨其誣朴相淳亦言朴謹元等挾憾構陷狀於是並詆朴相及牛溪牛溪卽日還山太學生四百餘人投疏指辨忠邪上乃招二品以上 教曰朴謹元等予知其奸遠竄何如左右爭爲救解公獨進曰此人等不可不明示

好惡以定是非於是 上自製責詞竄謹元等三人
左補者亦多金宇顛等爭以爲不可取決於失志快
快乘時陰陷之一言因劾公以交搆煽禍職爲亂階
前後儒疏皆出其風旨 御批鄭澈其心也正其行
也方惟其舌也直故不容於時見憎於人耳若其當
職盡瘁忠清節義草木亦知其名真所謂鵷班之一
鸚殿上之猛虎頃日讜言斥邪予已知今日得此謫
矣若罪鄭澈是朱雲可斬也公引咎辭職三疏不
允甲申除大司憲公復力辭 上手書孤忠自許獨
立敢言以 賜公乃出請量移三竄收敘其脅從之

類 上教政院曰都憲獻說極駭但此卿素以剛直
忠盡名故優容不責云公請辭 答曰此輩乖亂朝
廷枉法罔赦卿反以是爲言使奸邪生意此予所以
不得不錯愕也此言幸而出於卿口予姑容之冬陞
拜贊成知 經筵事是時栗谷旣歿公與朴相獨在
朝端而時輩齟齬益甚乙酉公與朴相相繼退去五
月徐益上疏言鄭汝立反覆之罪又請召公及朴相
盖汝立嘗以讀書爲名至尊栗谷爲未熟底孔子及
栗谷卒見時議方追詆甚至乃於 筵中誣毀栗谷
時輩悅之稱以第一流故益疏至發其推尊栗谷書

其書之作在栗谷易箒前三日也三司論益黨公而實欲營救沈義謙 上雖斥汝立為邪恕而竟罪益故邪黨以此窺測 聖意遂劾義謙有植黨朋比等語 上問所朋比為誰遂舉朴相及公栗谷牛溪金繼輝朴應男朴漸尹斗壽根壽辛應時李海壽等以對潑又追啓洪聖民具鳳齡生員李貴上疏斥其欺罔潑益詆兩先生甚於汝立 上命榜示義謙罪列書公及栗谷以下以為黨人朝野駭愕蓋義謙以母后弟因宮禁事嘗甚忤 上意故遂為當日機穽初趙重峰習聞潑言常不悅公公按湖南重峰先為

都事至欲避去公謂重峰曰請少畱真知小人然後去未晚也重峰不聽公介於栗谷諸賢勸重峰還則日見公所為乃脫然心服反謂潑前言皆誣乃馳見潑極言公所行無愧神明且言汝立可絕潑不從遂告絕矣至是上疏論兩先生道學之正時輩誤國之狀而又訟公曰澈之剛直只以一唾潑面而積成見鬼之車張弧不脫俾餓于野人或謂澈疾惡已甚固宜取敗而臣獨見其惜潑兄弟多服規責而潑也不悔轉輾極害丁謂懷慙必逐寇準漢無汲直孰制淮南臣恐為元榘李樑復讎者轉變為莽操也丁亥李

貴等復疏辨激等誣罔略曰激之為人孝友清介立朝十餘年一朝失位其貧至於朝食無醬則其清高一節足以起世礪俗云激自辨上斥激以反覆戾子春重峰聞有倭釁復上疏言宋有臘寇有人言今無他策只有召劉元城陳了翁作相則寇自平矣宋帝不省惟章蔡之徒是崇故臘寇大熾金虜繼至今大盜橫行南北之憂有大於金虜而廟謀一無陳劉之策請亟召淳渾激等使其表正百僚則猶有扶持之望矣上斥以人妖而焚其疏後重峰復上疏言公之在朝專欲尊君庇民慷慨直言故百僚嚴憚

如猛虎在山藜藿不採今若收用則庶幾積弊一祛朝野清寧矣三司交章竄配北塞而世無敢復為公言者公自乙酉退處南中日以經史自娛已丑秋有子之喪營葬在高陽先壠下十月汝立謀叛事發公聞變欲赴闕知舊或止公勿入以避形跡公曰逆賊謀害君父重臣近在國門外義不可遲回乃趨朝上以忠節獎之時汝立亡命遇官軍自刃而死其子與黨與就捕次第吐實祭天文及諸般凶逆之狀狼藉彰露而時輩猶且掩蔽儒生梁千會等上疏暴其狀右相鄭彥信上疏自明上下備忘記曰自變

作之日右相所爲多未安者鞫問疎漏予固已疑訝
今反上疏至曰不通書札其謂予無目耶仍 下彥
信與汝立通問書十餘紙于鞫廳於是臺諫論劾彥
信欺罔十一月拜公右議政爲委官乞免 上以主
辱臣死輿疾討賊之義敦勉公乃出謝彥信及其兄
彥智潑及弟洁白惟讓等先已出賊招 上親鞫震
怒公進曰朝臣之交親逆賊不過好而不知其惡也
天下寧有兩汝立乎今以書札間事遽加刑戮恐非
聖世事 上意稍解並 命除刑遠竄其後儒生
梁調疏論當初彥信欲斬告者 上益怒 命再鞫

彥信仍 賜死公又啓曰我 朝二百年未嘗殺一
大臣仁厚之風無異趙宋今宜遵奉 上不聽他相
不敢言公獨再啓論救得減死遠配潑洁惟讓等累
爲諸賊所引 上再命拿鞫皆死 上以潑等締結
逆魁惟讓與汝立書中有犯 上語皆 命斷以逆
律公議啓曰潑等與賊親厚則有之矣臣意不敢以
爲與聞也 上怒下教謂公爲專輒公遂遞委官公
自變初淡以連累朝紳爲憂抵牛溪書請亟出而同
救之有崔永慶者頗有清修名旣而染汚汝立等詆
毀栗谷諸賢至言公及朴相其首可梟及是諸賊皆

言吉三峰為謀主而又言三峰乃崔姓居晉州者因有飛語謂永慶為三峰全羅監司洪汝諄密啓以聞一面移文嶺南則兵使梁士瑩先已逮捕矣永慶供以不與賊通問上下汝立與永慶書及誹謗詩永慶辭窮公啓曰老人容或忘前事且此詩乃甲申年間匿名傳說者非永慶作上乃命停刑牛溪以書亦勸公解救公榻前復申前說永慶因此得釋既而臺諫請究竟罪狀復下之理公復具劄欲待刑推命下與他相同請會永慶病死庚寅上以公嘗雪宗系之誣及鞫逆有勞策光國平難二勳封公

府院君初李山海等與公同推牛溪栗谷自甲申以後專附時論尤為公所鄙而覺隙深矣至是山海欲致款公不應山海大慙挾奧援外搆陷公無不至一日公與柳相成龍及山海約請建儲山海再稱病不至而煽動內間謂公先請建儲建儲後仍不利於某王子母子及公八請上不答諸宰懾焉獨李誠中李海壽繼公言上特出誠中海壽于外公辭遞於是李弘老等嗾安德仁等疏訟公誤國上引問誤國何事德仁對以酒色上曰酒色豈為誤國蓋弘老等不料上引見未及指授德仁故其

對如此云辛卯憲府先論柳拱辰李春英等趨附宰相上問宰相為誰歟遂以公對而劾以招權植黨將啓士禍上命列書公罪狀櫛示中外洪汝諄等復論公罪重罰輕上曰鄭澈喉丁巖壽等欲驅一代名卿陷之逆黨兩司遂更論公凶悖不道請竄初配明川命移晉州汝諄等復請遠寘窮荒乃改江界公病不得趨程上命杖押官而又命加公柩棘於是洪聖民李海壽尹斗壽根壽李山甫朴漸柳拱辰白惟咸張雲翼李春英黃廷或黃赫金權黃慎柳根李洽任鉉具寇等皆坐竄斥李誠中以同請建

儲禹性傳以不從時論故雖素不悅公而同被罪謫初永慶被逮實由汝諄啓聞故其時令汝諄劾啓汝諄執士人梁千頃姜海等以對千頃等上疏言飛語不自已出會永慶已死不復根究至是汝諄啓以謂永慶為三峰者必有指喉遂嚴鞫千頃等千頃等引證當時傳語者任禮臣等十數人而不復跟問滯刑不已千頃姻族奇孝曾以金誠一言誘千頃曰若引鄭澈則生千頃海乃誣公以求免而皆竟死汝諄等既得千頃誣服益雀躍相慶將加公死律李公德馨曰澈實狀未著不足以服人汝諄遂不得售姜海

臨死有遺疏以明誣引出於見欺求生而疏不得入
壬辰四月倭寇至 大駕西至松京臺諫論山海交
結宮禁濁亂朝廷罷免 上御南門慰諭軍民軍民
咸請釋公 上乃下教召公曰知卿素有忠孝大節
可急赴行在公慟哭兼程上謁於平壤 駕到博川
聞平壤陷 上命世子分朝他相皆從 世子公獨
扈 駕到龍濟俄受 命體察南方公駐節江華以
控制南北時牛溪以檢察使在松京欲與公糾合諸
軍襲勦京城賊未果遂南下撫循遺民以為收復之
基又上疏言 大駕遠狩而湖南猶為國固守此殆

天意伏望 大駕還駐定州以待 天兵 東宮亦
來駐湖南觀勢進退倘 天兵不出 大駕亦謀浮
海而南以答兩湖之心乘再雖危不猶愈於棄土疆
而渡遼乎曾有言 王師多道匹咎在體察 上怒
甚有讒者又乘其間會臺諫復論山海罪並及其奧
援 上雖勉從而疑所論悉出公意及李海壽請竄
汝諄弘老等 上乃教曰此人等罪予所未知但此
人等頗劾鄭澈為奸云公受 命板蕩之際讒間交
亂惶懼北歸癸巳奉表如 京先是有 二陵之變
公將行上劄言寢苦枕戈之義且請徵發之際以哀

勸之意遍諭兵民且計倉實稍遺處又勸出富民粟以賑飢民時 天兵將撤還公中道復上言宜亟遣使乞寢班師之 命又言晉州之守孤危可憂既而果陷敗如公言十一月復 命言者謂公在京有賊退之說以誤事機公遂乞退明月十八日捐館于江華寓舍春秋五十八翌年有權愉者挾舊憾上疏言公誣殺崔永慶金宇顥等繼之遂追削官爵後鄭仁弘喉其徒朴惺文景虎等前後投疏言搆捏者鄭澈指喉者成渾盖仁弘與其妻弟梁弘澍相仇因以淡怨牛溪必欲因公株累焉於是賊臣奇自獻等迭相

唱和三司俱發 上斥公為奸兇而牛溪為奸黨並奪牛溪官及仁弘為都憲至發追刑之論公之諸子環守塚隧以待 命適仁弘被遞而止自是仁弘與爾瞻自獻等互肆其兇數十年間世變極矣癸亥反正仁弘等皆伏天誅文元公先生承 召入對為陳公冤狀公之子宗溟亦上疏 上下其疏願議政李元翼左議政尹昉右議政申欽等咸請伸冤復官上從之世或疑公於逆獄容有未盡以得大禍是不舒究本末故不得其實也惟公剛腸嫉惡積忤時輩及至癸未目見羣邪誣賢贊決流放則邪黨益切

齒而已有書名禁錮之禍矣及迎謀之發聞變赴難
固臣子常節其平日崇獎迎魁而累出援辭者與關
通書札而辭屈情敗者及至不道之書上徹 睿覽
者無非自取而悉出 聖斷公何與焉公多般救解
至被專輒之譴而猶謂搆陷李潑母子之死出於他
相而反移公身罔極之誣可以類推矣至其誘死囚
誣人偏於陷公之機械而仍為教猱之謀其禍遂及
聖母其流亦慘矣自辛卯以後多少嚴 旨視昔
褒嘉之 教一何相反是知愛憎之至變而忠信
得罪者非虛語也自是素知公無他而亦嘗景仰者

或反談公得失以諧世取寵可勝道哉幸而 聖主
御世論議之定不待百年石壓筭出理難終遏雖邪
論緒餘猶未全殄而天理至公人心莫誣百世之後
愛憎都冷則是非之真自當愈明矣何復戚戚哉公
天性疏通峻潔事父母至孝待兄弟怡愉前後居喪
皆盡情禮每朝夕哭泣感動隣里至有不忍食者祭
饌必手自割正喪制節目與諸賢往復辨論未嘗放
過祥後服色因公復古謬俗一變每日晨起拜家廟
出入必告上墓必哭拜讀書不過三遍卽成誦於近
思錄朱子書着力尤多雖在憂患流離亦課誦不輟

在江界手大學一部兼誦小註於圍籬長木白而書之以朝夕寓目其勵志不懈如此詩文俊爽飛動有意外趣筆法亦適逸盖公曾襟朗徹絕無畦畛凡有所懷必發於言見人有過雖親友與權貴絕不少饒竟以是得禍如山而剛正之氣老而彌厲焉辭受甚嚴嘗手書戒子弟曰鞭靴不已必至裘馬當官風采凜然人不敢干以私公之伯姊為仁廟貴人公幼嘗出入東宮明廟為大君時仍與遊處情好甚篤及公擢第明廟賜酒饌以助宴需洎為臺官宗室景陽君以罪繫獄明廟私囑曰吾兄將死請少

寬之公竟不奉旨當乙亥棄官而南也上私謂公曰卿勿下鄉吾且大用公竟不畱及長憲府市人皆言李珣鄭澈二大夫之持憲獨無各司橫斂也後隨駕定州座有宰臣結姻王室者自內送酒食宰臣以讓公公曰此饌非外臣所宜食即起避之雖平日仇公者亦嗟歎以為難奇高峰嘗遇水石清絕處或問世人有可以比此者乎高峰曰惟鄭澈乎重峰謂公冰清玉潔赤心奉公粟谷牛溪終始友善白其心事盖古所謂特立獨行柔不茹剛不吐惡不仁而不使不仁加乎其身者公實其人也歟公娶文化

柳氏高麗太師車達之後學生強項之女四男三女
男長起溟進士有文行次宗溟擢魁科晚際 盛時
出入通顯次振溟進士次弘溟官至大司憲兼主盟
文衡長女適李基稷次適崔澳次適牧使林檜起溟
一子曰沅縣監宗溟五子長曰溲生員有美質次曰
洙縣監虜變遇賊不屈而死次曰沆文科持平次曰
澆以剛正擢為掌令次曰浦振溟一子曰漢弘溟嫡
無子側出曰涖外生暨曾玄凡若而人文元公既錄
公事實而斷之曰好公者退溪栗谷牛溪河西思菴
高峰重峰諸賢也惡之者山海弘老仁弘汝立自獻

爾瞻等也觀其所好惡則公之賢否可知也文敬公
又於狀文論之曰公之一身一榮一辱一禍一福而
賢邪之進退陰陽之消長世道之陞降於是乎繫焉
噫小子何敢以一辭贅焉只二先生之論是述而已
銘曰

翼翼松翁相我 宣廟於皇 宣廟天大日耀方其
初政罔不清明惟彼無良紹述表貞公炳其微折其
尾毒象正安意羣邪側目元豐既沮川洛分朋互有
失得公獨口憎公乃南歸匪我忌時我湖空明我竹
猗猗 上哀東民畀以使節庶展吾蘊以庇惇獨卒

事于東又南而北 上眷其忠恩顧日隆擢之亞卿
長于秩宗癸未之歲大賢寔跋 重瞳下詢誰善誰
惡滿庭媿媿口吞膠漆公在 上前秋天一鶚日君
有道旌別淑慝誅四舉八彛所以聖退惡不遠大學
所警 上曰俞哉公言可省乃黜其奸乃慰其賢羣
言營營 聖心俄遷朝焉加膝夕已隆淵東京部黨
膺也疑亂元祐奸籍劉是鐵漢逆豎釀禍震驚 天
闕陞公右揆付以大戛豈不盡心羣言蝟集謂公殺
之實公所活公所出之反謂公八况彼儉人內援是
託貝錦南箕成之倏忽禦彼魑魅圍以柝棘南警忽

起公起于謫難平者事矧肘其掣出視南師誦書盈
篋倉皇北歸乞身而退讎虜未滅貞臣先萎公忿怨
思人滋忿毒疵訛詆極奪官除爵急攻者榮緩則便
辱 神孫御世羣兇翦滅昭幽伸枉公冤遂白循始
訖終凡幾伸屈公之伸也世道昌明公之屈也國步
壞傾然後而見嗟爾羣昏孰為公案有覺文元小子
狂簡敢述而論

墓表

宋文正公時烈

崇禎紀元甲子公歿九十二年而今 上之十年也
主堂初諡文介公文谷金相公壽恆駁正於 上

前改 贈文清始協公議戊辰秋追記

松江鄭相公既歿文元公金先生為實記文敬公先生撰行狀公始從金河西先生麟厚學與奇高峰大升遊長栗谷牛溪兩先生皆友善焉 嘉靖辛酉進士壬戌擢壯元第時朝著溷濁公倏徊兀散丙寅始拜獻納退溪先生稱有古諫臣風戊辰 宣廟卽位自修撰為吏曹佐郎陞校理遷持平斥宰臣紹述袞貞者自庚午至乙亥守考妣制既除除檢詳舍人執義直提學時黨論起公棄司諫不仕栗谷又勸其出而供職以釋彼此疑阻俄被劾栗谷疏言其忠清剛

介一心憂國時輩並劾栗谷出公為江原監司遞入為兵刑曹叅議又南歸鄭仁弘劾沈公義謙延及諸賢公益不安 上曰鄭某介潔之人予嘗謂與人寡合果然矣 特拜全羅監司壬午 特陞禮曹叅判復以咸鏡監司臨行上疏言事 上曰奇哉今將遠離有此忠懇矣未還禮曹旋陞判書栗谷跋扈遯荒公極言其道學忠孝之實 上竄逐朋讒之人以安栗谷時輩遂論劾公 上曰鄭某其心正其行方惟其舌直故見憎於人若其忠清節義草木亦知真所謂鷓班之鷓殿上之虎頃日讜言斥邪予已知其得

謫若罪鄭某是朱雲可斬也甲申拜大司憲曰孤忠自許眾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公請赦癸未被罪人上曰大憲說極駭此卿素以剛直忠蓋名故不責又批公疏曰此輩乖亂朝廷在法罔赦今反以是為言使奸邪生心此言幸而出於卿口予姑容之陞贊成時栗谷已沒牛溪退去獨有公及朴思菴淳在故齟齬益甚乙酉相繼斥去盖用鄭汝立之謀矣遂編栗谷牛溪以下諸賢於黨籍而公與思菴為之首已丑汝立謀逆事發公為右議政鞫獄以多附生議責以專輒以他相代讞庚寅策勳封寅城府院君李

山海挾奧援行讒說辛卯柝棘于江界而一時名卿皆被竄逐壬辰倭寇至上西幸臨問軍民以禦難之策父老咸請用公上乃召公曰知卿素有忠孝大節可急赴行在公馳謁於平壤受命體察南方復以讒謝病北歸癸巳奉使如京臨行請寢苦枕戈以復先陵之讐復命又有以誤事誣公者公遂退還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卒于江華享年五十八甲午權榆金宇顥及仁弘相繼誣公以及牛溪追削公官爵至發追刑之論而不售癸亥反正文元公先生為白冤狀李公元翼申公欽諸公咸請伸雪

遂復官位今 上甲子 賜謚文清初葬高陽後移
鎮川公迎日人遠祖均之高麗平章事 本朝洪恭
簡公高祖淵兵曹判書曾祖自淑郡守祖瀉叅奉考
惟沉判官妣安氏大司諫彭壽女夫人柳氏學生強
項女長子起溟進士宗溟壯元及第振溟進士弘溟
大司憲兼大提學李基稷崔澳林檜三女婿也起溟
男縣監沅宗溟男生員洩縣監洙遇賊不屈死持平
沈掌令瀆學生潘振溟男叅奉漢弘溟側出男淮縣
監也沅男世演漢男光演相演掌令男普演有卓行
早夭洩男慶演有八子皆有文行而濬今為翰林餘

不能盡錄文元公嘗論公曰好公者退溪栗谷牛溪
諸賢也惡公者仁弘汝立山海等也小子狂簡敢述
而申曰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百世之後有欲知
公者盍觀於此云

傳申欽撰公平日不令子弟見之故公歿後
本家猶秘不出歲壬子始得見而傳書

鄭澈字季涵號松江少有才名居在湖南金河西林

石川名億齡為人高邁奇高峰皆其私淑從師者

也 嘉靖壬戌壯元暨釋褐與朴思菴成牛溪李栗

谷為知己孝友清介出於天性無一點垢氛人望之

如仙中年為李潑所惡不得安於朝或退歸鄉舍或

出按外藩憤世道之漸壞身且不見容於時放浪詩酒栗谷常朝稍收用栗谷卒而澈亦去己丑鄭汝立變起澈以散秩八朝仍起為議政陞左揆當治獄之任澈性剛褊不能容人故其治獄未嘗不主於寬而所被罪者適平日排澈者也其流倡言治獄之際人多冤死誣以崔永慶被澈搆殺噶沓羅織無所不用其極李山海澈之舊要也及並相立朝行事與山海無一節相合澈時加戲侮山海淡啣之且慮被禍陰中之辛卯三司合啓竄澈江界圍籬安置將抵不測會壬辰倭起宣廟至松京士民遮途訟澈之冤者

以千百數宣廟迫於輿情不得已放之而澈既讒於宮禁不復見用出為體察使癸巳復命旋以謝恩使如京還未幾年五十八澈既敗宣廟怒猶未已時流逢迎上意凡與澈相厚如成牛溪渾李藥圃海壽等皆被追削官爵庚寅臺諫亦俱竄黜新進士流雖不知澈面目者如或與時議相左則必指為澈黨橫加詆誣自辛卯至宣廟末年幾二十載以澈為鵠的檻阱為陷人之囹雖漢之鉤黨宋之姦黨其禍未必若是之烈也澈之力量徒以清直自持故風議峭峻不能俯仰初為潑所惡又為山海所

斥宣廟信山海之讒至今暴其罪名榜示朝堂一時論澈者稱以奸賊風聲所移萬口雷同以澈為真小人而雖平日知澈者亦眩於物議或有疑其為小人者至今猶未定甚矣人之易惑於權勢也余初與之不相知壬辰秋避亂于江華時澈以體察使從行在來泊江華府聞余在江華辟余從事使軍官召之余辭以將赴行在不敢赴召澈曰豈以其非朝命耶卽啓知于朝復召之余業奉朝廷差授不敢受辭赴其幕下與之同事者幾半年觀其風調灑落姿性清朗愛人下士不為畛域廉於物欲信於

交知居家孝悌立朝潔白當求之古人中有時持杯半酣口詠手書長詩短歌交就錯成軟語團圞形跡俱忘爽然相對不覺膝之前也余見人多矣未嘗見此格韻也凡自古稱小人者有三焉一曰固寵也一曰諂媚也一曰附會也澈自謫召還嘗坐賓廳具叅判思孟申知樞礫者在座思孟與礫乃連姻宮禁者也有一別監持物膳自內出來致于賓廳曰自內宣下命諸宰相共啖而其實非上賜也乃後宮之送于具申兩宰者也澈見物膳將設僂起去曰此乃具叅判申知事所當喫者也大臣不可與其言卽聞

于中翌日特旨出為體察使小人果如此乎此其
不諂媚固寵之明驗以食物之微而猶以不當食而
避之况搖尾宮掖私獻乞恩如今之宰相乎其必不
為小人也明矣潑與山海一時之權勢所存以澈之
才少加桔槔則詎至於狼狽困苦而顛頡終身不肯
一屈節小人果如此乎此其不附會之明驗也以是
非不同而猶為之却立况當大變處倫紀之間誣上
行私如今之宰相乎特其過於狷狹多疑少恕無智
以濟之此其平日所短爾若置之江湖林壑之間是
其所宜處也而位極三事身都將相非其器也世之

人不知澈終始事行故備著之詩甚清高可傳于世
有四子

松江別集卷之六

松江別集卷之七日錄

附錄

卡誣疏

記述雜錄

松江別集卷之七目錄

松江別集卷之七

附錄

重峰丙戌疏

金璉以元衡餘黨忌李滉進用陰謀沮抑以間至治
 鄭澈以眇然末官忌身爭論幸賴 高明俯照罪其
 媚疾璉也既出則滉有來勢而平仲不知仲尼臧孫
 猶抑展禽使東周舜民之機再失李珥壬申之疏迎
 睹姦萌隱憂浩歎累數萬言無一字一句不出於愛
 君之誠澈則學於奇大升而大升學於李滉珥則親
 承警效於李滉又慕趙光祖之殉國謀猷氣槩有自

來矣而精忠激烈上感 宸衷澈按江原大均民役
北師之行供億雖繁極殘之邑賴此保之且其清名
直節聳動汚世珥甚重之期於同升保合之責又在
朴淳朴淳舉珥薦澈乃是相職之當務也珥則以爲
啓沃之際不可無嚴憚自重之士故力拔其友一人
求以置 王左右乃成守瑛之子渾也學得於家傳
而又聞李滉餘韻閉戶窮經養心寡欲舉朝好名之
士孰不以用珥渾爲言哉第此二人不量衰末之俗
心欲廣譬喻之造門之士一信其賢虛懷待之期如
善士乃如楊畏之叛呂而邢恕之害程者寔繁有徒

澈有獻可之明先察未形之跡而珥則晚悟乃致君
實之疑是故人之怨澈者入于骨髓並指珥渾爲西
帥珥之秉勻平心率物若柳成龍全應南李潑之徒
何嘗不入于清望乎

仲冤疏

公于宗 眞弘
眞○甲子夏

伏以先臣某銜冤入地積有年紀而臣等俱以不肖
遺孤身廢名辱不敢自列於平人雖嘗陳布情事冀
一昭雪而積禍已痼空言不售滅跡屏息杜門待死
庶幾百世之後愛憎泯而公論定矣幸值 聖明御
極 恩澤周洽如臣 兄弟亦蒙收錄起自田里得齒

衣冠已是夢寐之所不料而謬 恩拜加榮宦隨至
福過灾生固不暇論而惟是匹父之名猶在丹書遷
延等待湔滌無期父子之間榮辱懸殊循例辭避既
不足以感動 天聽則所當披肝瀝血盡情吐露以
明先臣之心跡而屬緣國家多故 宵旰憂殷不敢
以私事瀆擾 宸聽抱怨泯嘿推過時月俯仰惶媿
措躬無地今則變亂已定庶事爰始納言之路日益
恢廣凡在大小臣僚苟有所懷無不畢聞於 冕旒
之下則 臣等亦安忍首尾畏縮不一暴白使先臣終
不瞑目於泉下乎仍念先父冤枉之狀 筵 臣雖已

陳達 聖明雖已洞燭而其間曲折有非一時一言
之所可備悉茲敢不避煩冒羅列如左伏願 聖明
財察焉臣父之所以被罪者無他不過以已丑治獄
一事為言耳當時論者初以搆殺崔永慶為罪其後
日生新語展轉增益至以李潑李洁白惟讓之死亦
以為皆由於臣父之挾憾搆陷其他連累而死者悉
以歸怨於臣父以其事在既往辨證無據牽合傳會
無所不至 臣等不得不據實陳辨當時逆賊出於從
班二百年來未有此變臣父是時以前贊成退在畿
甸聞變震驚犇問 闕下 聖教丁寧許以忠節未

幾擢居台鉉仍命以委官治獄得見逝家文書多舉臣父之名臣父即以形跡嫌疑辭避乞免而未蒙允許黽勉視事以此彌增惶恐凡干鞫問動皆裁稟聖旨未嘗徑自擅斷時或越例獻讞多所伸理豈敢有所輕重於其間如言者所云云乎當初逆徒有李光秀者納招曰鄭八龍吉三峰為大將云云又有朴杙朴延齡等招曰非吉三峰乃崔三峰也三峰居在智異山下與逆賊開山徑往來三峰常坐汝立之上及問三峰容體則曰面瘦黑髯長至腹云云於是蜚語喧騰莫適所指一日先王下教三省曰所

謂三峰者必有其人而未能物色如邊溪變幻名號在安岳則曰崇福在全州則曰邊溪在東萊則曰白日昇若以邊溪指為白日昇則無從尋捕三峰之事何以異此云既而全羅監司洪汝諄因濟源察訪趙應麒所傳飛語據所聞馳啓以崔永慶為三峰則拿命始下臣父即回啓曰永慶以三峰為號與否請令兩南監司覈實以啓然後隨為盤問永慶既已就獄臣父又於榻前盛陳永慶素有孝友之名嶺南士論亦多推許必無與知逆謀之理先王卽溫顏酬酢曰予見其兄弟間手札孝友則果似有之矣及

其置對永慶自謂與賊不通一書而逾賊與永慶書一紙出於渠家文書中自 上疑其欺罔遂 下天網恢恢之 教又其文書中有四韻詩自 上以其詩語凶慘欲先推問永慶不知所對但稱臣素不能詩此似是臣友李魯之所書也臣父仍啟曰此詩甲申年間傳於都下而實不知出於誰手臣亦曾聞之決非永慶所作也永慶因此得蒙 恩釋如使臣父果如人言實有陰中之計則何故 筵中懇懇救解如彼而乃並與永慶所不能對者而反覆分疏至此乎其後再鞫之論出於諫院而臣父則實未聞知及

見朝報卽移書于憲長尹斗壽問之則斗壽以不出於已答之其後乃知正言臣具戾獨發此論臣父私自歎惜具一小劄常感諸囊中欲待刑推 命下將以啟救大略以爲永慶雖或與逆賊相識而不至於親密交通則可以無疑然則與之親密者亦未必與知逆謀而況不親密者乎今永慶之弟已死於杖下今又刑訊永慶則一次萬無生理凡民無辜尚不可枉殺况於士大夫乎抑竊惟念飛語起獄本非 聖世美事而罪名不章遽加刑戮則不但貽 聖上事過之悔亦將啓後日無窮之弊云云其時故相臣李

恒福及洪履祥等俱為問事郎實皆見知而未幾永慶病死獄事究竟故劄不果上今其草藁猶在不可誣也臣等竊聞李恒福備知獄事顛末詳載筆記以為秘藏生時不許子弟參看而及其沒後其書始出手蹟粲然猶可覆按今雖以臣等之言為不足信獨不念恒福之無所私於臣家耶臣父死後甲午年金宇顛為憲長始將永慶一事論削臣父職名有曰陽為救解而陰實擠陷雖極力攻之者亦未嘗以臣父不為救解也夫陽者其跡可見陰者其情未著欲掩其可見之跡而逆探未著之情以搆成無據之罪名

此何異於以腹誣莫須有罪人之手段也論者又以湖南儒生梁千頃等誣服為臣父之罪案此尤大不近理變起之初三峰之說即播遠近則初非出於千頃也再鞫之論既發而啓辭中有逾賊委訪永慶留連之語自上下問言根則諫院對以聞於慶尚都事許昕許昕聞於監司金晬金晬聞於密陽教授康景禧景禧聞於晉州判官洪廷瑞廷瑞聞於本州品官鄭弘祚而至於轉相逮問則其言之所發從可知矣其後千頃等被鞫引任禮臣等十餘人以自辨白而推官置之不問千頃不勝拷掠叫死迷亂之際人

有受時宰意旨者誘脅之曰凡殺人之律當分首從
汝若引鄭某為首則可以免死千頃遂為誣服果得
減死流配而竟斃於決杖之下死生之際人所難處
何可以捨命不渝望於千頃乎今若以一時供辭為
必可信一切按以從法則其時賊招所引搢紳間以
為同謀內應者甚多豈皆真實可據以為斷案耶世
之攻臣父者遂以此藉口不亦冤乎姜海則與千頃
同為誣服而臨死手草短疏稱曰誣服臣姜海云云
繫其衣帶欲為死後自明之計而獄官終不奏納南
中人士至今憐之臣等豈敢修飾虛誕自陷於罔

上之誅乎臣聞千頃之在獄也其所交遊日到獄門
外候之及其誣服出獄人皆往唁而今延平府院君
臣李貴獨不往曰陷長者圖苟活之人可以絕矣何
用唁為此則李貴之所詳知也至如鄭彥信兄弟俱
被親鞫臣父極救彥智以老妾失對得免刑杖止
於流配及彥信再就庭鞫自上以為前後欺罔賜
死之命已下其時李山海為首相柳成龍為右相
臣父為左相而鞫廳諸臣震懾天威相顧噤嘿回
啟之辭咸推於臣父臣父即草啟辭辭意懇惻以為
我朝二百年來未嘗殺一大臣仁厚之德無異趙宋

家風至於再啓終脫彥信於死地得蒙末減而編配當時彥信一家以臣父有再生之恩至遣其子鄭協于臣父謫所勞問稱謝及彥信死後協乃爲時論所撓攻臣父不遺餘力終至於以怨報德可勝痛哉李潑李洁白惟讓則平日與逆魁或爲連姻或與交厚往來簡牘多出逆家而惟讓書中至有犯上不道之語事將不測臣父以爲以書札間事遽加刑戮恐非聖代美事從容進啟初配遠道發行數日之後潑洁惟讓等復出於宣弘福之招再被拿鞫終至於死其後先王命以逆賊科斷臣父在鞫廳倡爲議

啟一款有曰 經幄間出一汝立已是不幸夫豈有兩汝立乎云云至以專輒 下教則臣父之不能容力亦可知矣若如李潑老母穉子之死人皆稱冤而其時臣父之遞委官已久柳成龍李陽元相繼代之不敢發言以救其死其時大司諫洪汝諄執義金功刑房承旨李廷菴同叅其坐衆皆睹記而今或以此獄移之於臣父舉此一段足知其他誣讟之狀皆此類也鄭介清則平日所著文字有節義亾人國之語臺論請以罷職而適於逆家文書中有介清遺逆魁書曰見道高明當世惟尊兄一人而已云云 先王

松江別集卷七
下教曰所謂道何道且此人作排節義論必好與節
義相背之事并爲嚴問又命詞臣將介清著說逐段
攻辨布諸鄉校以正士習柳夢井則曾宰古阜出穀
與賊營構齋舍言官論劾 命鞫受刑曹大中則訊
鞫之際以其所作一絕呈于省坐有曰地下若從比
干去此時含笑不含悲云云委官沈守慶見而不達
判府事崔湜以其詩意涉於怨上達於 筵中自
上取覽其詩特 命並拿其妻子守慶因此遞免若
此類被罪皆有曲折有非臣父所知而賊徒金佑成
輩乘時煽動表裏連結一生以構陷臣父爲發身之

階梯做出無根之說罔有紀極此則國人之所共知
而亦 聖明之所洞燭也往往丁未年間有儒生韓
浩上疏伸救已丑獄事 先王聖批嚴峻折破情狀
其略曰此輩於平日推尊逾魁互相獎許終至助成
鴟張之勢其締結之狀書札具在其間或出於言官
彈論或出於同黨招辭在法不得不問非謂同謀叛
逆也凡人既出於同黨之招雖在他獄不爲推問乎
此則潑洁等也且今不盡記而舉其一或曰見道高
明當世惟尊兄所謂道者是何道也他可推見矣設
使其訊問雖過足爲後戒云云惟此一 批足見其

時事蹟而初不出於臣父之所為章章明矣噫變亂之生何代無之凶逆之狀未有甚於此賊如鄭緝諸賊之招推鞠諸臣不敢書諸案牘只以耳不忍聞口不敢道書啟凡在臣民苟有血氣者有其討之義無縱緩之理則其所交遊親厚之人雖曰不叅謀逆亦不可謂全無自作之孽而臣父必審克之初盡救釋猶恐不及其終始獻讞之跡載在文籍昭不可掩而兵燹之後推案無存舊人都盡泯泯以至於今新進後生承訛襲謬轉相蔽誣無復顧忌卒以此為陷人之機弁于今三十年餘矣原其所由來則非一朝一

夕之故耳嗚呼臣父逮事 明 宣兩朝特蒙知遇風雲魚水之驩一時宰比而徒以孤直之性與人寡合遇事敢言不避忌諱不幸中年士論携貳東西角立而臣父尤被眾攻不能安於朝廷之上及已丑逆變臣父素為一邊人所嫉顯有形跡之嫌按獄之際若不每人而救釋則畢竟怨毒必皆叢于一身是以臣父逡巡辭避初不欲擔當而臣父之友成澤時在坡山勸起臣父曰變生搢紳之間將未免蔓延之患若使他人主治此獄則其不能以公心處於嫌疑也明矣國事甚重奚顧後慮往復商確出膺治鞠之

命周旋伸理多所平反前後證左明白如許古人有
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
試將諸人被罪首末及臣父伸理曲折參詳舒究則
足見人言之不足信而臣父之受厚誣也大抵臣父
枉被媒孽為世禍首眾誹所歸人諱言之者豈無所
以然而然乎蓋由老奸當朝乘機逞憾上以欺蔽白
日下以籠絡一世為一網打盡之計以至於辛卯之
禍而慘矣幸賴先王聖明曲加寬貸使臣父獲免
鼎鑊生成之恩昊天罔極及至壬辰之亂大駕
西幸臣父首蒙放赦之命聖旨有曰知卿素有忠

孝大節可急赴平壤云云當急難之日受知於君
父可謂至矣臣父蒼黃泣血追到行在萬死之餘
猶全素履亦不能隨世俯仰重取狼狽至於入地之
後謫書盈篋反覆簧鼓追奪官爵至今未復使先
王平日褒嘉之眷不能保全終始此無非讒者之故
臣等所以扣心捶膺無所籲訴者也臣等竊見方今
聖明在上羣賢滿朝邦朋邦誣幾盡消融而獨臣
家世長抱覆盆之恨此無非先臣有子不肖不能積
誠潛孚感回天心終使窮天冤痛一向黷昧而臣
等猶且身承榮寵出入禁闥跼蹐縮慙進退維谷

居常向隅悒悒如窮人無所依歸生無以舉顏於宇宙死無以見父於地下臣等踪跡亦甚危迫而其情誠可感矣臣等竊念君臣父子情義無間事之如一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今欲訟父之冤而虛辭巧說欺罔聖明臣等雖無狀亦知其不敢也倘蒙聖明天地父母矜此至情商榷事由斷自宸衷特降恩命湔滌罪名則生死肉骨不足為喻隕結糜粉固無遺恨如其所言或有絲毫失實則斧鉞之誅實所甘心况敢貪戀榮名從他僂笑厠跡於士夫之列沾辱於清明之朝哉伏願聖明哀憐而垂察焉臣等無

任號天摧隕之至謹昧死以聞

二公第三子振
寅○甲午冬

伏以臣先臣鄭澈之子也臣積抱痛冤直欲籲天而無從者久矣今年夏臣之兄宗煥訟父之冤上章陳情其時臣隨母在鄉未及聯名於疏中以為至痛今臣來在父墓之下適聞臺諫以崔永慶之事變論臣父之罪臣彷徨號泣痛冤抑鬱終不能禁伏其情而敢欲再陳訟冤之情曰臣父於崔永慶獄事伸救之跡昭然明甚而又遇聖明在上無所不燭則凡民之情皆達於天聰豈獨臣之父子抱至冤而不得

伸也臣父生時旣以非罪累被時論而涉於形跡終不得有明而死旣死之後又以無形之說欲加之罪則臣父雖死臣之兄弟尚有餘息可以冒萬死獻一言於殿下矣臣略進大槩伏惟聖明垂察焉自東西角立之後臣父於時論是非不同情意乖隔至於彼此相分黨禍日甚互相詆毀罔有其極臣父自知時事之如此每自退遜不與朝廷故時論雖欲攻之不得會國家不幸逆賊變起中外騷動凡在臣民莫不驚愕而况臣父以高官何敢晏然於私室一八國門抗章陳變自上溫諭丁寧臣父私心感激

黽勉就職繼被寵命寄以三事之任委諸討賊之獄臣父當其時雖不得辭退而竊念逆賊起於縉紳而當時縉紳之人與逆賊交厚者多出於賊招而被罪則時輩之歸怨於臣父其欲乘時陷害者非一朝一夕之計也然其時被罪者旣以逆黨連累難於顯救則假借他說藉口為說率以崔三峰之事歸之於臣父以為自唱自和終使永慶就死於獄中者皆從臣父之所為也做出萬無之說自為一時之公論豈不誣哉臣父於永慶救解之言達於天聰著於文書明白無疑者多有說焉當初三峰之說喧播都下

又於賊招中多以永慶為三峰者非一人之供辭而又有全羅監司狀啓所引亦此事也逮至永慶就獄臣父於筵中再啓永慶決非三峰之事則以無根之說仰陳榻前自上問永慶之為人則臣父以有名士類為對又於永慶家文書中有四韻詩聖教以為此必永慶之詩也遂命窮刑永慶不知所對臣父回啟曰此詩甲中年間以匿名書流傳道路臣曾聞之實非永慶之詩也是永慶之所不能對而臣父為永慶辨釋如此其詳則臣父救解永慶之心此足可鑑也又於再囚自上受鞫得情則臣父即

具庭鞫之不可者手草啟辭今其啟辭猶來不失流落於鄉家臣今取來伏願聖明一賜下覽可知臣父救永慶之跡也啟辭曰臣將崔永慶獄事參詳首末反覆舒究則當初討逆起有流言行於都下曰所謂崔三峰乃永慶也又有賊招有崔三峰在智異山下之說智異山周回數百里蟠據數郡之地而晉州居其東永慶家適在是邑以此其言尤行喧騰萬口不可止遏即全羅監司狀啓中所引亦此說也及永慶被逮下獄之日供辭以為十餘年前曾與逆賊一度相見之後未嘗交親故寒暄書問亦不相通云

云而逆賊家文書中雖無永慶書札逆賊與永慶書
一張又出於永慶家以此自 上疑其欺罔而三峰
之說則迄無端緒可尋 臣意竊以為永慶既以不學
無識之人有孝友固窮之名果為名流所推許目為
高士至於經敘六品之職則一時物論固有不厭者
矣而其於逆賊親密與否則未有聞也今三峰之說
既無端緒而直以姓崔居晉州之故附合飛語以殺
士失獄情傷國體誠為不可之大者矣惟是永慶自
以為未嘗交通書札而逆賊與永慶一書在焉則安
知逆賊實多交通之簡而滅除無餘今此一書特其

漏落者乎此 聖旨之所以目為欺罔而欲加窮問
者也臣聞治獄貴於得情不得其情而治之則必有
橫羅之患而無以服人之心矣今觀逆賊與永慶一
書遠在十年之前而短札寂寥不及他事則永慶之
茫然不記容有此理而今世之人固有一面相知修
起居之禮者矣况永慶實與逆賊親密則逆賊遺渠
書札雖能滅除又豈能懸知渠書不雜於逆賊家文
書而敢以不通一書為供自陷於不測之誅乎揆之
情理恐不如此臣之妄料永慶或與逆賊相識而不
至於親密交通則可以無疑決知其不然矣然則與

之親密者亦未必與之逆謀而况不親密乎今永慶之弟已死於杖下金榮一亦將隨斃今又刑訊永慶則一次萬無生理凡民無辜尚不可枉殺况於士大夫乎抑竊惟念飛語起獄本非 聖世美事而罪名不章遽加刑戮則非但貽 聖上事過之悔亦將啓日後無窮之弊臣職爲大臣任專廷平不敢抱懷嘿嘿敢此冒昧獻讞臣於永慶云云干犯雷霆無任席藁俟罪之至惟此啓辭足以白臣父無殺永慶之事也不獨此也喪亂之前治獄文籍公私具在未嘗有一言陷害於永慶則此皆同推之官所明知也今者

時論必欲陷臣父於莫大之罪而求其說而不得則曰陽與而陰抑外以伸救而內實欲殺至於指喉臺諫使之再囚而自爲不與之計此尤不近之說也設使臣父於永慶有欲殺之心而猶懼後日報復之禍使人殺之而自不與焉則其受指喉而殺之非病風喪心之人必不肯受人所喉自取殺人之名而曲爲人甘心從聽也受鞠之論必有所出之人而其時臺諫俱在朝列若一下問臣父指喉與否立可知也臣父實有指喉之事則臺諫必有聽臣父之所言而爲之者安敢庇護於已死之臣父自陷於欺罔之誅

哉必一一吐實無隱諱矣然則永慶再鞫之論有所歸矣臣聞永慶之再囚初發於諫院繼出於憲府其時左相尹斗壽為憲長臣父即移書責之以不當論尹斗壽以不出於已為答且臣父之友成渾在坡州書臣父言永慶之不可加罪臣父答其書稱永慶之誣必欲缺於此等事益知永慶之死不由於臣父矣推此而觀臣父伸救永慶之事不一而足一以上達天聰其言明甚一以告諭相知其迹尤著又有啓辭專以救解為主今此之事質諸鬼神而無疑矣今之時論此以不信必以無形之罪加之於人張皇羅

織無所不至掩其昭著之跡反造虛無之說陷人於不測之地豈不冤哉今之論者又謂三峰之說出於梁千頃姜覲之招臣父之指喉無疑也此又有說梁千頃姜覲同志之友也反以三峰之說相與就獄千頃急於自脫以三峰之說聽於姜覲為招以此刑訊先及於姜覲不意為千頃所賣不勝憤憤思欲反中之誣以梁千頃兄弟受喉於臣父為言相為傾陷是以千頃兄弟亦不免於刑訊及三人受刑甚酷不能忍杖誣陷者不獨臣父所引無慮數十人而其言胡亂不可指의故遂置之而不問獨以指喉之事終

歸於臣父誣成其迹豈不冤哉臣聞三人受刑之際
人有教之者曰當指言根則自可免死故三人之言
如彼之誣况三人等誣服則得終末減不服則死於
杖下彼焉肯爲臣父甘受嚴刑而不爲誣服哉誣服
之言纔出口外卽停刑訊使之流配而姜覲死於獄
中千頃等死於決杖豈可以此輩之誣服用斷臣父
之指喉哉臣父於梁千頃不喉之事又有明白之事
三人之初繫獄也其友莫不相訪而誣服之後絕無
往問者臣父若有指喉之事而梁千頃兄弟所言未
必爲誣則三人之故舊盡非臣父門生親戚豈有憤

惋於臣父之誣陷而棄其友於平生之地哉至於姜
覲則臨死而自悔誣服曰吾痛千頃之無狀欲令受
刑故誣告其說以綴千頃生而負愧非我之本心乃
於獄中製疏書於衣幅曰誣服臣姜覲云云欲達而
未果臣之所明知也臣父於姜覲素乏相知之情臣
之兄弟又無交遊之分如有一毫疑似涉於臣父則
渠何必缺誣服之名而脫臣父於無罪之地哉且梁
千頃兄弟受刑將謫其友任鏞往見之則梁千會垂
淚而語曰吾兄弟在死地而朋友無一人來見者何
哉任鏞答曰君輩誣陷鄭澈是以人皆非之莫肯相

顧也梁千會太息曰吾輩之誣引鄭澈實非本心不
忍重刑自欲求生故不得不誣服也今雖不死何面
目立於世乎此則臣所親聞於任鏞者今姜覲之弟
姜沆與任鏞兩人皆在於世詳知其終始臣何敢造
為謊說以欺罔君父乎臣父不喉之狀於此尤著
設使臣父懷怨於永慶實欲搆殺身為廷平操縱在
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而必借臺諫使之論執必喉
千頃等使之扇動哉此則必無之理不待辨正而明
如此而論者必曰造作浮語傳播入聽又曰指授臺
諫使之搆陷者皆出於臣父敷演其說恣為欺蔽可

勝痛哉其時三峰之說初出於賊招又出於狀啓中
至於萬口喧騰不可止遏則如此云云之說其能盡
出於臣父之所喉而言之耶設使臣父欲令人人教
之為言臣父不能家道戶說則國人之所共言者非
臣父一人所共盡喉者也時論之攻臣父者必欲陷
害而無所據焉則率為萬萬無實之言以達於天
聰徒知私怨之必報而不恤欺罔君父之不可為
也抑何心哉臣父不喉之情其時臺諫必有知者而
及今發論皆怵於一時之禍敗縮頸囚舌未有一人
敢言其事之真偽若受陰喉者然臣父之事雖甚皎

松江集卷之七
然何從而得明也夫父之於子以非理使之亦有不肯從之理况其時臺諫之於臣父豈肯俛首服役一聽臣父之言哉臣又聞臺諫新啓臣父因討逆挾搃搆陷者不獨永慶一人臣父受命治獄凡罪人之獻讞也必具本末輕重而啓稟得其成命而後行之其中罪有不當者必再三論讞得其情而治之至於李潑白惟讓之獄初命拿來不受一杖而分配及其再拿則發於逆黨之招此皆臣父之所嗾乎且潑洁臨死也臣父猶疑其不知逆謀李洁刑推命下臣父啓之曰洁逐日受刑則必至於死願停今日之

刑以此天威震赫以專輒下教當時傍觀者皆為臣父危之以此一事足以見臣父不殺之心也夫人之善惡行事易缺著明今之論者曰陽救陰害陽者易知而陰者難卜舍易知之實跡而取難卜之虛說以此決人之罪而果能服人之心乎漢之顏異以腹誅而受誅宋之岳飛以莫須有而就戮此前史之所非也臣父之今日其受罪之黯暗不幸而相近則豈非痛冤之甚乎嗚呼臣父本以孤危之蹤不合於時論每辭爵祿自擬終老於林壑遭遇國亂當事未久禍胎重發幾不能免幸賴聖明在上得免重戮

天恩罔極感泣何言今臣父已死又被非罪而抱
冤於泉下則死亦不瞑目矣臣以草土微喘敢抗封
章極知僭越罪不容誅臣生不能訟父之冤死無以
見父於地下故不避鈇鉞敢此陳達伏願 聖明垂
察哀矜 特賜進覽臣之父子之冤庶幾自明於天
日之下臣雖伏鈇鉞而死萬萬無所恨矣情溢辭蹙
不知所裁臣無任號天痛哭之至謹昧死以聞

畸菴答李潛齋命後書

今世之事吾兄既已自知而自悲之矣如僕復何言
哉抑又念人心習習惟利是急勢之所在則趨之如

附火勢之所盡則背之如避穢浸浸入於長夜之域
隨波混流彼唱此和習以成俗恬不知愧者舉一世
滔滔皆是而吾家之事適為禍首綿綿延延愈久愈
甚以至於今日則有如水火之益熾熱人皆畏忌而
避遠之惟恐其身橫罹於焚溺之患也未見有一人
出氣力別是非拯救於象棄之中乘時伺釁嗚嗚訛
訛助成熾盛之勢者間多有之斯乃鄙夫常態固不
足道甚至於世家子弟怵於利害僂生分貳之心指
摘訾警無所顧忌惟知不觸時忤而不知其悖謬於
二父之志一種議論從而簧鼓目之為公議反資桀

跖之嗃矢人心至此豈勝痛惋且試言之已丑之賊
本以名流之選出於經幄之中二百年來未有此
變上下震驚神人共怒蔓延一隊自相疑懼當此時
使僕先人退閒俯觀委諸時貴之手則雷霆之下
不為糜爛蓋粉者必無幾矣誰敢平反議讞以救其
死之萬一哉且以先人素為一隊所嫉顯有形跡之
嫌若不每人而救釋則畢竟怨毒勢所難免時勢之
如此雖五尺穉童可易見而明知也是以先人之赴
闕也或有止之者牛溪先生勸起曰變起搢紳將不
免有所波及若使時輩主獄是猶以火救火滅絕無

期國事甚重奚願身謀往復商確出膺治鞫之命
終始協議專以救活無辜為心雖平日與迎魁號為
一體者初得貫宥皆蒙編配及其變出於賊口而交
通書簡悖慢諸辭盡闕天聽愛無餘力可救然後
但斃提叅之下猶以為不知其謀反覆辨議終惜其
死設使死者復生誰敢自匿其所為而歸怨於先人
哉及先人纔退李家母孫之死果為一世之冤而曹
大中亦以一詩之故重至於戮死而無一人引法爭
訐當時鞫臣者豈盡殘忍而然哉事勢之至難有非
枉下之所容力也即今是非相眩恩怨易置泯泯以

松江先生集卷十
至於此嗚呼其亦不思之甚也夫已卯乙巳之事羣
奸構禍君子受誣與此獄誠不可引而比之同時而
語之也已卯名相如鄭安諸公溫辭敢諫足以感回
天心而惟使諸賢僅免北門之戮而已及其投荒
之命已下則終不復極言匡救以絕其禍何哉勢
已窮而力不給也乙巳禍作之日只有權伸虛數賢
抗疏直言聳動一世而隻手障瀾終無補於橫潰之
日其間不無名臣鉅儒側跡危朝卒以狼狽然而後
世君子未嘗以此議其人而譏其失只悼其時命之
不幸也今夫大憝汝立果非君父百世之讎乎一

時士民苟有血氣者無不以失刑為千古之恨其所
締結連累者雖或不叅謀逾又安敢以此輩擬倫於
卯巳之人乎當時若使前輩復生於世則其將直言
匡救乎抑無乃有所不可者在朝諸臣亦豈必以
此決去就之義乎按鞫之際周旋伸理或救其死或
不能救其死理勢之所必然而亦無欠於先朝盛
德之舉也有誰咎哉有誰怨哉且兄獨不見我明
朝之討逾乎胡藍之獄黨與伏誅至於累萬而其所
交知悉以錮廢累年而後宥之議論者猶不敢以此
為士林之不幸而只諉以治逾之過舉則蓋其死者

終有取死之道而非若無端殺戮之比故耳書曰火
炎崑岡玉石俱焚其不信矣乎况此己丑之獄巨魁
之外辭連訊斃不過數人而豈曰取死之無其道乎
一時之推獎汲引聲勢相依之類率蒙湔滌登庸顯
榮略無不自安之意 聖恩之優容亦可謂度越於
曩昔矣及今天理斲絕邪說充塞修怨之心日熾而
討逆之義日忘至以治獄之事翻作陷人之機阱
攘臂立幟肆言伸雪各自爲發身之地而隱然以當
時逆獄擬之於己卯乙巳之禍駕無爲有喚彼做此
展轉搆誣柑制衆口而經亂之後公私文籍蕩然無

考據之實雖有一二叅鞫之人目睹心存不可欺蔽
而亦未免恟於衆誹韜舌縮首無異聾盲年少新進
不分黑白傳訛襲謬罔有紀極百世子雲終不可懣
然以俟之世道至此豈特一家之私痛而已哉僕之
兄弟孤露零丁俱不能承訓嗣事有以自立惟懼親
知舊識日以疎遠一脉公論漸向黷昧則先人心跡
終至於蔽晦而莫白也略輯記聞搆章有日而事在
久遠百不舉一累綴之際或以犯觸畏憚或以牽掣
顧藉不無疎漏之事又其記聞有詳有概難以盡舉
立意措語亦不敢痛快直截頗失源頭之說雖未必

為後日之定論而只欲籲達於新服之日劣辭微誠終不能感動冕旒劃蒙昭雪之典命也如何雖然數字溫綸亦云照燭幽冤而且使後人公心達識者操本究末援彼訂此則足見先人受誣之由而當時事蹟亦可以舉隅而知之也僕之於賢兄舊有通家之誼私自嚮慕悅服者實亦不淺焉而每於稠人廣坐之中望見顏色挹其清芬固未嘗一日交臂開襟跪陳心中之事恆抱不遇之歎於今始得聞命矣寧敢諱其狂僭不盡暴露於左右乎未知賢兄以為如何也且其疏中追錄言語有不可卒示外人重

以起謫亦願賢兄姑勿煩播以備記覽而已此外如有所聞亦須記錄相示幸甚春和倘得優閒匹馬一出進扣東閣得紓未盡之懷亦下誠之所切切也不宣某謹再拜

畸翁所錄

先人被誣曲折事在久遠雖相知間有未必悉故略具本末如左

先朝乙亥以後東西分貳之釁漸至滋蔓爾時東人以沈青陽戚畹為口實立幟攻之李潑鄭仁弘金宇顯輩為首倡粟谷以調劑士類為主潑等以粟谷望

重爭相附托力勸栗谷介絕青陽然後方可保合栗谷初不聽從則仁弘至欲棄官而歸栗谷愍然即依其言論劾青陽啓辭有曰貪權樂勢其時青陽方在散地有何權勢金叅判及吾先人皆以栗谷見瞞於潑輩為不快栗谷發論之後彼輩乘機奮肆至以青陽私圖起復等語添入啓中栗谷後乃悔之及去青陽又以先人為言則栗谷知其變詐難測始為角立於是並與栗谷而攻之不遺餘力或曰驕蹇慢上或曰窺覘形勢將欲何為牛溪上章辨明見嫉於羣小以此及三竄收議時滿朝囁嚅而先人獨以已見感

陳栗谷被誣於時輩東人遂捨去青陽移怒於先人而百計陰中而未得其便不幸己丑逆獄先人為推官實多平反伸理之事而一隊株累者無所歸怨歸怨於先人至於辛卯之禍專出於老奸手段當時議罪之辭極其搆捏無所不至而猶未聞殺士之語及甲午蔭官權愉上疏陳弊一款有曰林下之士見陷於鄭某終致其死云先王下教林下之士指誰而言政院啓請招問權愉愉以崔永慶為對然後臺論隨發追削官爵此出於金宇顒鄭經世輩也壬寅賊臣鄭仁弘以其門徒文景虎為先鋒上疏傾軋朝廷仁弘俄拜憲

長八京復以殺士爲牛溪罪案追論削奪又復聲言
泉壤之禍將及於先人故不肖兄弟待命墓下幾
至月餘其禍少熄事在三十年前而至今夢想猶覺
惻怛如一日也及至廢朝初年家兄得除樂安郡守
姜翼文爲臺官論以削去仕版以廢朝猶爲已甚僅
得遞差自此吾兄弟廢置鄉里避世如避機阱不敢
齒列於平人矣癸亥新化獲蒙收鋒濫躋通顯兄
弟聯名陳疏辨白先冤 聖上特命諸大臣收議完
平以下俱無異辭僕亦與一時諸公同朝雖不能常
相往來或爲同官或同酒席歡然相與絕無幾微見

於辭色時或談及故事雖平日號爲仇家無不商確
事由示以悔悟之意姜大遂亦嘗屢造吾廬致款如
舊相識其在外方寒暄饋遺循例不絕上年林得悅
爲茂長壽宴時姜也自靈光來會至於升堂拜舞及
其以玉堂官還朝馳書委問於我辭甚勤懇僕之愚
意以爲此必以其父師所爲爲悔而然也不意今者
餘習未除潛形發弩其疏辭之慘巧有不忍正視豈
渠無所因而自爲耶抑或有見知而不以爲怪者耶
蓋仁弘自是仁弘寧有號爲士夫而乘時撻讖改頭
換面有同鬼蜮之爲耶雖有人言未必信也如何如

何

壬辰之亂 大駕播遷西塞先公自江界謫所蒙放
奔及 行在 上累日不為引見最後入伏庭中失
聲痛哭卽 命上殿言言必稱政承仍問曰政承知
江界形勢可以避亂乎對曰江界四塞無可避之地
累日累入 筵中每每言及必以前言為對癸巳春
先公以體察使到洪州生方童穉親承所言如昨日
耳厥後聞之則史筆書云鄭某勸 上往江界欲以
報復私怨此出於奇自獻手蹟可驗云

別紙下
並同

畸菴答太學
士李汝固書

宣弘福乃樂安軍卒而出於鄭緝之招拿鞠介介承
服典刑者也其後許錦做言唆誘取服其說甚長錦
之作言如此大槩 先朝史記皆出於自獻誣讖而
脫稿於爾瞻此不可不知

壬辰 車駕住箕城海原諸公建請畱守先公以為
賊兵已迫而本都防備甚為疎闊不如前進呼救於
父母之邦 先王竟從先公之議進駐龍灣未幾賴
天兵收復西都

鄭介清所著東漢節義晉室清談同異論有節義亾
人國之語出於其家文書中 先王御覽震怒卽

命詞臣作文攻破頒示諸道以正士習介清竄謫死於配所

歌詞前後美人曲在此鄉時所作不記某年似是丁

亥戊子年間耳

前冬海平梧過訪為言頃見南原梁慶遇言頃日崔

永慶門生某人來南原言曰今世以鄭相搆殺崔先

生為罪吾輩則以為全未全未也梁問何以如是曰

吾先生在獄遺書于一家曰吾平生以鄭相為匪人

今觀所為真是君子吾之所以得生專是此公之救

解云云故吾同宗及一家族黨皆以時論為冤矣云

云出牛溪集

示喻洁家子孫言尹氏之死非庚寅五月乃辛卯五

月李陽元委官時云云尹氏外孫李應男與僕世居

之知尹氏囚死曲折者其以此也已丑十二月被拿

庚寅正月初旬前囚獄五月初九日與其八九諸兒

孫皆被歷膝酷刑諸孫即死尹氏初十日死於獄中

庚寅以後十餘年無雜議自辛丑後始以為松相委

官時殺之以其言傳相為實有高傳立者霽峰之孫

從厚之子也生於安東外家及長來居光州而以西

匡為大賢仰之如山斗嘗以事往安東則厥處諸生

以傳立為少時故舊人人來訪語及已丑獄諸生奮臂大言曰鄭澈雖搆殺百崔永慶不如一尹氏古今天下安有如鄭澈之毒物乎傳立曰僉兄之言何輕發至此此非松相乃西厓也諸生曰君生長此地還歸故土反欲趨附鄭某之黨耶西厓豈有如是之事傳立曰是不難知問於柳軫則可知俄而軫適來諸生問之軫曰非鄭某乃先人委官時也滿座失色壬辰變初松相自謫所入行朝與西厓遇於安州語獄事曰李潑母公何不救西厓曰勢無奈何尹氏之死西厓尚不敢諱他人欲掩之至於史草闕而不書

云安牛山答李澤堂書

辛卯五月李陽元委官之說又從何而出乎為西厓欲諱而歸於松江歸之松江而不得則又歸之李陽元彼陽元奚罪大抵以理推之尹氏逆變初被囚至辛卯五月則幾至二年矣八十老婦人遭不測之禍全廢食飲氣息奄奄諸孫兒皆死於目前身又被酷刑拘囚獄中萬無二年之久况辛卯五月則獄事已畢汝諄輩方主論攻松相尹氏豈有繫獄之理乎鄭澈為委官李貴謂諸友曰逆賊出於東人治獄自上專委西人西人中位高望重者惟松江一人而

已松江雖有清名雅操力量不足不能鎮定浮薄之輩則此西人他日無窮之禍與辛慶晉號子湖偕至某家謂某曰此時大監處事十分無欠自東人觀之必不滿意某曰君等之言正如吾意何敢不盡力乎貴又曰大監若信吾等之言事事協於人心則吾等當更見大監不然則大監之門永絕吾等之跡矣數月貴與成文濬偕至其家極言時事乖悖之狀某掉頭搖手曰君之前言極是極是嗟嗟久之安牛山已潑浩死後母尹氏及諸孫皆拿囚上欲鞫問某終始引法論啓拘畱獄中大諫洪汝諄執義金劾刑房

承旨李廷諤同叅其坐終始日見不敢出一言尹氏

自獄出入鞠廳某痛禁獄卒令女醫扶持成龍不禁

獄卒至加壓膝上同

朴光後曰李潑之弟漉之外孫李韶方居李潑之基

先生曰若是李漉外孫則漉終不肯牛溪李韶輩亦

不變否光後曰李韶尚不變而以松江為讐矣先生

曰若知李潑母忌日則松爺之不殺潑母分明可知

光後曰侍生今年三月過李韶家問之則亦以松爺

為怨曰己丑禍後庚寅十月外曾祖母自此移寓於

彼上村即李潑村之上十二月被連累捕致於京以辛卯五

松江先生集卷之七
月二十二日死於壓膝之禍云侍生曰若然則李家元無歸怨於松翁之事松翁庚寅九月遞相職遠竄於江界尹氏之死政在於松翁在謫時而柳成龍委官時殺之昭然可知云則李韶不以爲然曰鄭相被謫與否及其某年某月吾不及知而尹氏之死果如此云云先生曰旣云如此則松翁之不殺潑母明矣松江之遭禍實不在於按獄當其按獄也必附生議故 宣廟震怒斥以專輒而特遞委官松江果有刻酷之事乎特以山海之姦謀巧密內行讒間外托治獄其極至於將行剖棺之慘

宋子大
全下同

宣廟已丑以後松江鄭文清公嘗謫盜世株連之禍並及於牛溪滄浪與牛溪門下申應槩諸人依違仁弘以緩牛溪之禍專歸東人之怨於松江沙溪以爲已丑之獄前後議讞松江一皆商議於牛溪公心平反而今其子弟門人怵於禍福爲此貳分之計非所以述父師之意又其伸冤文字又多不躋之語旣移書滄浪而嚴責之又貽申公書責其不能善導師門子弟而重得罪於父師滄浪又嘗於爾瞻時遇仁弘徒曹次石於路下馬稱仁弘爲先生而問其安否又問幾時赴朝有一武夫見其狀而心鄙之告于清陰

清陰嘗以此言于先生而賤惡之

沙溪先生嘗以牛溪已丑獄事實與松江相議為之
而及松翁被禍牛溪門人歸罪於松江而欲脫牛溪
故與申晚退相遇於鐵原云云子方無狀之說且成文濬氏
誤意若附鄭仁弘則牛溪之禍可解故有附托之事
沙溪以此淡弁矣吉甫諸人則以為沙溪偏聽畸翁
之言以致如此

吉甫勸誘晏叔剛去畸翁與潛窩書俾不行世此事
見於祭晏叔文觀其意自以為能事矣然此書與成
丈上海平書實訟者相質文券乃何獨剛畸翁書而

今忽刊行成丈書以示於世耶此正鑄積時一訟官
落一邊而仍奪其一隻文券焚之使不得受訟之術
也其訟官之事雖以李某之凶悖猶以為不正還落
其所立之隻此則人心難誣也且畸翁書謂坡門以
汝立獄事比之於己卯乙巳士禍愚以為坡門何至
於此此恐畸翁不勝憤怒增人之惡名也及見印行
成丈書則果以為士禍矣此不自以為士禍而乃若
以士禍二字出於牛溪者而以為公論者然此豈非
大可驚駭者乎松江果以汝立獄事為士禍而猶且
為委官而治之則是小人之甚者也袁貞苕磁猶且

掉臂矣且謂牛溪以松江為必能以直報怨請救崔
獄此又極可驚駭者也畸翁書以為牛溪勸起松江
曰變起搢紳將不免有所波及若使時輩主獄是猶
以火救火滅絕無期國事甚重奚顧身謀往復商確
出應治獄之命終始協議專以救活無辜為心雖平
日與逆魁號為一體者初得貫宥據此則牛溪勸松
江八者欲其欽恤平反俾無橫濫者耳蓋以松江可
以如此故勸之起也嗚呼報怨二字果出於牛溪之
口乎夫大臣受命按治逆獄而果有報怨之心乎治
獄果以報怨為心則雖曰以直而猶是私邪也松江

果有報怨之心而此言果出於牛溪乎報怨二字奚
為而行於逆獄哉若然則松江之救崔雖出於以直
而崔之逮獄實松江之所為也松江之實跡其果如
是乎若然則牛溪之勸起松江雖知其以直而亦知
其報怨也知其報怨而勸之起則是豈大賢之心也
大槩成丈書雖極口贊揚松江而間間插入迫切緊
語而借重於牛溪使不得解脫可謂甚矣朴玄石和
叔稱成丈天質醇古綽有高識雅操若然則此書非
出於成丈而他人代為之耶是未可知也大抵先師
文元公先生甚不躋坡門諸公大有論說而其大槩

則與畸翁書無異此先師之所以見怒於坡門而每被
侵侮之言也今日偶閱成文文集聊記所見以貽後
生云

已丑逾獄起賊黨咸言吉三峰為上將鄭八龍鄭汝
立為次朝廷遂尋吉三峰所在各道以三峰捕送者
前後無限其時賊黨有李箕李光秀等或言往全州
吉三峰家則三峰年可六十面鐵體中豐肥或言三
峰年可三十體長面瘦或言三峰年可五十髯長過
腹面白而長其後賊人金世謙言三峰非上將乃賊
之卒徒居晉州年可三十一日行三百里云又有一

賊言三峰本羅州士族云最後有朴文長言三峰非
吉姓是崔三峰乃晉州私奴云不久外有浮議紛然
或言三峰居晉州年可六十面鐵而瘦髯長過腹體
長或言三峰乃晉州崔永慶也或言前有士人過全
州滿場洞有賊萬餘聚會射帳永慶首坐汝立次坐
云云人聞而疑之者曰永慶居晉州而年六十面瘦
而鐵身長髯亦長又有滿場洞之說外間所云無乃
近耶余聞而怪且疑曰諸賊所供各相不同其論三
峰年歲老少形體肥瘦前後霄壤今乃刮去體中豐
肥年三十面台私奴行三百里羅州等語摘出諸賊

供中與永慶相似者數語糝合為一人之狀乃云一賊所供依然是崔永慶此非外間悠悠浪傳必有明知鞫獄曲折者巧為機阱驅永慶而納之於三峰先播浪傳使之熟於人聞也最晚有濟原察訪聞行言告於全羅監司監司密移慶尚右兵使梁士瑩士瑩發吏捕永慶且搜其家得李黃鍾書書中有極詆時事之言至以逾獄為士林之禍於是獄事遂重中外惴惴時余方為問事郎廳松江為委官一日松江退歇後廡招余問崔獄余素憤其獄對曰自起獄以來已過歲序何嘗有一人指永慶為三峰今無端以塗

聽拿囚處士不幸而死則必有公論相公何得辭其責松江大驚曰我與永慶平日雖以議論相角豈至於欲相害也此出於本道訛傳於我何干余曰非曰相公陷之也知其無根而坐視不救豈推官之體名曰逾獄囚繫滿獄推官固不敢一一伸理至於永慶囚中之尤無根可名者且是孝友處士何可不救松江曰我當極救解其後再鞫之日永慶略陳時事且及與牛溪異論之由鞫畢松江退後廡急招余余往見則色頗怫然曰君觀其供辭是何言耶君之崔公甚不好也余笑曰我與永慶素昧平生何得言君之

崔公第相公不悅者無乃言及時事耶松江曰然余曰然則相公初不知永慶也其論議之不同未再鞫前已可知之若於嚴鞫之下苟然盡喪前日所見區區強爲諂悅之辭以冀幸免豈真崔永慶也以永慶論之則今日之所供不變初心此其所以爲高處然此則都不須論今之所鞫者問其論議異同耶只鞫三峰與否今論議同異何干獄事松翁卽歡然曰公言政是我未及思也後數日松翁又問曰一朝刑推命下則恐未及救我汨於獄事意思已耗君爲我詳搆劄子以待之余曰此大事何可借人代草相公

當自草之又數日松翁大悅曰我已得救崔之妙策耳余曰何耶松翁曰劄子已搆且與柳而見龍約之余問約之如何松翁曰若刑推 命下急報而見一面詣闕而見自私第馳到闕聯名救之則事可諧矣余曰柳相果有是約耶松翁曰已成金石矣其後余因公事往柳相家極論崔獄之冤柳相只答數語余因言大臣不可不救柳相曰如我者何敢救解余欲以松翁之約問之事體未安而止仍累累極言柳相曰舍人不可如是大慷慨世道甚險切宜慎言余曰余與崔本無半分交誼誰敢疑跡柳相曰世事不可

測事至波及人誰得脫千金之軀千萬愛惜後時人皆以松翁殺永慶至梁千頃姜海等以謀陷繫獄死其時余居閒得見其供事當初互相捏造煽動分明是千頃等所為余然後始信前日髯長至腹等轆合之說定是千頃等所為而至於松翁余以崔事終始論難無一毫陷害意其欲救解而恐為後世公論之罪人者溢於辭色顯有遑遑閔急之意余之終始所見如是故不敢以崔死為松翁之罪或於言語間極言不已後生聞而信之者頗多甲午年間時人大起此論至辛丑年間嶺儒陳疏極論 上屢下嚴教一

日余與一松

沈喜壽字伯懼

相語仍問曰崔獄一事紛紛不

定一隊人則意不惜崔只以此事為搆陷一隊之先鋒一隊人亦意不惜松江而只以此事為專出於松江所搆陷則未安屢敗而不回此論未必不由於余之妄見而然耶余亦不甚詳知或以為松翁一面以好言酬答於余一面陰喉所親搆其獄云余與松翁分踈公則交分甚密或松翁於其時有陰害之計耶一松曰庚寅五月以後則我與松翁論議差異凡事或不得聞五月以前雖密密細細事我無不知之理終始觀松翁辭色決無是事當初外間三峰之說始

傳諫院以遙執朝權等語請削永慶官爵其時適見松翁則不悅曰何等諫官做此不好事永慶退處林下削官何關而乃有此形跡之舉乎後人必將曰此亦我所知也聞有李洽辭者唱為此論洽何知事體及具元裕辯為正言上特命放之元裕在家見是命卽書小紙通於同僚卽日為再鞫之啓至曰端緒已露有若真是三峰者然松翁於是大憫時伯懼往見松翁則松翁苦口曰一拿永慶已甚無據至請再鞫後世以此輩為何如也公等何不言於儕輩中止之伯懼之言如其後而中朝權立權言方論再鞫

時崔洙因醉來訪曰世言李實之辯為浮薄果然而中曰何謂耶洙曰今日我與諫官在友生家適見實之座中大罵曰公輩何故遽論大事而不稟於長者蓋大事指再鞫而長者指松翁也諫官之不稟松翁果不為是實之乃一介後進渠何敢偃然擔當面責諫官若是耶余因伯懼之言益信松翁無陰害之跡因而中言兼知再鞫之論初不稟於松翁也最後因人聞元裕之言則曰當初再鞫之日我適以所見通於同僚僚議不為異同遽卽論之誰敢煩稟於他人乎余然後益信前說及願疏以搆殺永慶為牛溪之

松江月集卷十一
罪時臺官奇獻之尹義立等以為渾雖不殺永慶永慶由渾而死幾將以搆殺之律及於牛溪時惟益之大言當初以松翁搆殺永慶者已是艱難做得說話今乃以牛溪搆殺天下古今寧有是事余之所以終始不容於時議只是此一事初聞是語意謂鞫獄之事終始同叅者惟我在當時見人心事分明無是念而後乃苟同時議欺心阿世非士夫也堅持此論遂為終身之累而畢竟乃以余為松翁所親至於清州儒生朴以儉上疏力攻余以為澈之腹心尚據台鉉

可笑

自沙日記

已丑獄松江出仕分撥傳于獄中鄭彥智於座中祝手曰左相既出吾輩皆生矣鄭彥信加刑 命下之日松江將啓請伸解頴相山海不答右相亦推於松江松江搆啓草未成頴相山海起入歇所問事郎入稟頴相頴相看過無黑白入啓之際傳語請承傳色承宣下來時大臣以下例起立席前首相讀啓草後傳諸承宣承宣已到而頴相尚在歇所最後出來問事郎以啓草進頴相頴相驚曰此啓何事也左右視而後傳啓人莫不怪愕云石鏗語鏗
蓋在庚寅永慶因道臣密啓被逮先生既退移書鄭

相稱其平日孝行不宜有此鄭相入對如先生言

上意乃解得釋後遭白簡再繫死牛溪神

鄭松江為挾搃者所搆目為姦魁因作陷人之一大

阱平生相識亦或乘時下石以傳時論朝著諱言其

姓名者三十餘年先生慕其忠直嘗辨明其心跡雖

皆警蝟至不顧也癸亥登對歷陳誣蟻之狀請復官

爵沙溪

汝立獄後渾澈金長生李希參會坐澈曰汝立黨多

在黃海道擬汝立都事政官不可無罪長生曰吏曹

安知為逆而不預擬渾同澈議希參告山海山海其

時銓官也山海大啣及為顧相柳成龍為左相澈為

右相時 上無嫡嗣議屬於光海 上意在仁嬪所

生信城君山海謂成龍曰鄭新參必有急務成龍語

澈澈曰建 儲急山海約同入前二日山海子慶全

往金公諒家仁嬪甥也方談笑山海急奴來曰大爺

垂涕招郎君公諒恠之朝往問故慶全曰鄭相方先

請光海儲嗣次殺仁嬪 王子吾親何見是是以泣

公諒告仁嬪嬪痛哭 上問之告其事願歸死小人

家 上疑之密以御札往復山海且使人密探松江

賓客往來者又使信城外舅申砮率軍官直信城備

不虞松江不知也 野史

鄭松江為奸臣所讒以為將殺信城母子 上疑怒

一日以問公 信城君公曰 臣請以百口保之此不過

不悅者欲讒殺耳澈量雖狹竊觀其心事真坦蕩君

子也 申都巡 礎墓碣

同福丁巖壽嘗往來松江之門者也時上疏極言李

潑崔永慶事議或有疑松江者南東岡彥經與牛溪

松思為道義之交而亦為丁疏所斥牛溪以汝立相

知上疏自訟願與南彥經同被罪罰云以此推之松

江不知丁疏昭然可知矣

永慶吉三峰之說歸之松江可得生千頃不勝拷掠

誣引松江松江二月遞相三月罷職五月削黜六月

竄江界乃辛卯也此非松江所殺乃洪汝諄所殺也

松江建 儲事大忤 上旨東人乘隙搆陷終使竄

逐若無壬辰之亂必殺乃已 鐵我

國俗脫父母喪未及終制者皆用黑五十竹草笠垂

黑木纓白衣白帶以至禫過而純吉蓋中古我國士

人常着淡黃白草笠其後士類所着草笠變白為黑

而禫前之笠亦從而黑矣白布裹笠惟國恤着之今

右相盧公遭父喪祥後以遽黑為未安用白布笠鄭

直學澈亦倣而用之清江瑣說

王峰白公自京城返葬于靈巖時公為本道方伯適在羅州聞訃卽以急步委致賻儀及慰狀于本家護喪所繼以營吏候奔行于榮山江引八于城內泣謂公之仲氏時在曰自此吾其無意於世矣仍言奔喪禮不可以披髮當括髮趙重峰時為都事同在羅州亦言昔年蘓齋廬相奔父喪時披髮退溪先生見之亦親括髮用四角巾今當用四角巾乃括髮而加四角巾焉及治葬諸節公頻頻送吏王峰集松江蓄一妓牛溪挾書切責松江卽命奴韉馬不見

而出送如松江之服義今日何處得來然世無牛溪

奈何奈何世長書

嘗誦家禮親迎條附註圍布几筵處因言昔松江一日挾家禮來指示此註曰吾反覆窮攷終未曉解願賜詳說余一一說破則公喜甚曰今得破舊幸甚幸甚未幾自經筵直來見余笑謂曰今日遭一奇事進講訖自上出家禮下問曰此處予屢次尋繹終始阻塞諸筵臣試為我講說雖翰注苟有知者勿辭乃昨者所聞於君者也諸人皆以不敢知為對吾一句絕解其義上教曰大段灑然再三稱歎沙溪錄

松翁家禮親迎條引左氏說云云愚每以為松翁與沙溪考黃岡為執友年輩甚後而其下問之勤如此且於文字不為放過又如此先輩篤厚之風可知其視自視之高而終受黑闇甘於自欺而欺人者何如

宋子大
全下同

慎獨齋撰松江行狀時以每上父母墓必哭一款為難處諸議以為此非禮不銜為當鄭杆城貌意亦然余謂此雖非禮之禮既出於至情則銜之似可然慎齋竟不銜後見南軒語自謂每上墓必哭然後始知先賢之亦為此

就達松江事蹟賢國家大是非所在文正老先生常有所慨然者矣其遺事文元老先生草創焉行狀則慎老所撰也伊時悉招俞武仲尹吉甫諸公商量財定而不佞亦盪廁其間矣其年譜則不佞考據先師兩世所述及本家所藏文書與吉甫家所藏一冊子此冊子似出於坡山者也積年衰穉久與諸友商量編摩然後奉質於慎老則見謂無憾矣今其後承欲及此時試請易名之典當今諡狀之撰非執事莫能任之故其後承欲詣門懇叩而有所不敢故時烈敢不自量度而敢茲紹介伏想有以恕諒也惟此是大

文宇也竊想調攝中艱於用力而第念行狀與謚狀
事體無異若於慎老所撰行狀中稍加刪潤粗使圓
備則不至甚費精力未知執事以為如何惟此是非
叢林諸老先生既不辭涉迹則今日執事義有所不
敢辭者故更此煩控采增惶悚婢谷

申玄軒之弟鑑一日來拜玄軒歎曰汝自何來對曰
聞鄭弘溲自鄉來往見而來矣觀其文學行止似勝
於松江矣玄軒作色曰爾何其妄也吾於壬癸年間
為松江從事官方開體府於江都乘船出海風濤洶
湧船上不安余等氣亦不平下休于船樓下板屋傳

云體使招從事余與同官進則松江在樓船上上頭
據胡床而坐把盃引頤氣岸軒豁見吾輩曰今夕月
色如晝海波鼉鼉儘一奇觀從事輩何不與老夫共
此賞縮頭於樓底乎仍悲咤感慨意氣激仰吾雖不
識弘溲必不能有如此氣槩矣疎齋漫錄

公嘗侍坐於白沙問曰鄭相公何如人白沙曰半醉
時抵掌論談望之若天上人豈俗子輩所可彷彿耶
公後語人曰吾未見松江而以白沙高眼欽服如此
可想其言論風采也遺事

林公檜錦湖之從子也錦湖之弟曰吉秀佐郎曰貞

秀 贈承旨承旨聘李氏生公佐郎無嗣取而子之
公丁李夫人憂未練又遭承旨喪喪未除佐郎又不
幸公七年持制服闋委禽于松江鄭相公之門始承
旨公與松江約昏至是八年而竟成親兩家信義人
皆歎服

歸湖集

鄭斯文長源滌一日訪余于黃江之上袖數卷丹子
而示之曰此吾先祖松江先生江界時所讀者而卷
內點墨皆先生手跡也余盥濯而奉翫之如大學家
禮則自正文至小註皆著口訣筆畫精細無一句或
遺紙顛空白處又多標識而字亦端謹未嘗放意若

朱書節要則下方記其讀筭卷各七十末乃曰辛卯
閏三月念後始讀至月二日畢讀余覽未終不覺拱
蹠而加敬曰先生之於學可謂勤矣大凡為學者年
老則氣怠位高則志倦至於患難窮厄之際盖有所
不暇及者矣公於是時年已老矣位已極矣而枵棘
困滯之中猶且兀兀窮年而不已先輩之篤志勵學
有如是夫其為一代之著蔡後學之山斗也宜哉後
承繩繩繼志述事至今蔚然為文獻大家者此其為
根本耶長源乎勉之勉之

遂菴跋鄭長源
家藏書下同

昔衛武公好學年九十五而不懈益勤作抑詩以自

倣左史倚相贊之曰睿聖武公朱夫子又曰畢竟周
之卿士去聖人近氣像自是不同若我松江公者其
衛武公之倫也耶如使左史評公復以為如何也公
羽儀於明 宣盛際以石潭坡山為友其氣像之
自別有以也歟今對陳編尚且立懦彼媚嫉而多口
者真魑魍也遂登又跋
關東別曲松江鄭澈所製而歷舉關東山水之美說
盡幽遐詭怪之觀狀物之妙造語之奇信樂譜之絕
調也東國樂譜下同
思美人曲祖述詩經美人二字以寓憂時戀君之意

亦郢中之白雪

續思美人曲復申前詞未盡之思語益工而意益切
可與孔明出師表伯仲看也
將進酒盖倣太白長吉勸酒之意又取杜工部總麻
百夫行君看東縛去之語詞旨通達句語悽惋若使
孟嘗君聞之淚下不但雍門之琴也
同春以退溪漁父詞謄置冊中使善歌者洪柱石唱
之曰如鄭松江關東別曲亦是絕調汝知此意否仍
使覈唱關東別曲俄而漁人來獻江魚數尾同春使
之作贈顧謂柱石曰未知退溪松江時亦有此風味

否同春別集

東方歌詞中如鄭松江前後思美人曲最勝嘗聞金清陰劇好聽此詞家內婢使皆令誦習吾家老婢春臺兒時逮事清陰至老而猶道舊日事能誦其羅幃寂寞綉幕虛等句清陰之好之如此北軒集

松江前後思美人詞者以俗諺為之而因其放逐鬱悒以君臣離合之際取譬於男女愛憎之間其心忠其志潔其節貞其辭雅而曲其調悲而正庶幾追配屈平之離騷而吾家西浦翁嘗手寫兩詞於一冊書其目曰諺騷蓋亦以為可與日月爭光耳余來濟州

又以諺作別思美人詞追和松江兩詞畱傳於州妓之善歌者使後之聽之者得因其詞而究其意是余尚可以遇知己也李東岳聞唱松江詞詩曰怊悵戀君無限意世間惟有女娘知女娘固知之而如東岳知女娘之知之是知松江者也安知後之君子愛有如東岳者歟

短歌十六節 宣祖朝相臣鄭澈為江原監司時所作者也蓋因陳古靈諭文中諸條添以君臣長幼朋友三者使民尋常誦習諷詠在口則其於感發人之情性不無所助故附刻於此而名曰訓民歌云警民編

故相臣鄭澈作訓民歌凡為十六章而其言不出於
民生日用彝倫之間欲使村閭婦孺尋常諷誦有所
感發曲在於警民編矣今若以此申飭八道使民誦
習則雖愚夫愚婦庶幾皆知大義不猶愈於三南兩
西山有花俚曲之都無意義蕩人心志者乎臣謂分
付諸道小民中擇其稍有知識者教訓民歌十六使
之誦習則此乃至近至易之事也不過數朔之內可
驗其舉行之勤慢以此意嚴飭何如 上曰所奏好
矣其令申飭諸道韓相翼
譽啓

淳昌郡鮎巖有大學巖卽公及河西先生講大學於

此地故居人以為名後趾齋閔公鎮厚為完伯巡到
淳昌訪大學巖有詩曰士失先生幾世今青山舊宅
白雲淡回瞻昔日春風座敢憚今朝匹馬尋斷岸孤
松含手澤方塘霽月挹曾襟摩挲相國樞衣石二老
遺芳百代欽

